

做一粒『读书种子』

■向贤彪

让阅读成为一种力量,推动文化传统薪火相传。

临近“世界读书日”,想到“读书种子”一说。北宋黄庭坚有云:“四民皆当世业,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名世矣。”做一粒“读书种子”,让阅读成为一种力量,推动文化传统薪火相传,正是读书人的期许。

堪称“读书种子”的人,不仅自己喜爱读书、痴迷于知识学问之中,还以勤于读书和思考影响他人,从而让更多的人热爱读书,在不知不觉中变化气质、增长才干。回顾自己的军旅生涯,无不受身边“读书种子”的影响,使我在书香的浸润中明白事理,垫起人生的高度。

20世纪70年代初,我入伍来到驻云贵高原某工程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报道组。不久,时任团政治处主任宋德昌倡导周日读书会,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读书会开班时,宋主任的一席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世界上的学问浩如烟海,各有用处。有一门学问,学一点大有好处,学好了终身受益,那就是哲学。学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能让人登高望远、目光如炬,又能让人见微知著、明察秋毫……”

当时选课的主要有《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著作。宋主任常常自己先读懂原文、领会基本观点后,再进行学习辅导,有针对性地作出提示,并引导大家进行交流。经历两年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我深刻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成果的结晶,是我们观察、认识事物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改革开放之初,时任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李宪连联系驻地新华书店,购买了《红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书籍,分发给宣传股的同志阅读。这些描绘中国革命壮丽画卷的文学原著,我在学生时代断断续续读过一些,但不够系统,领会也不够深刻。那时重新阅读,我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昂扬的生命活力,感受到正气扑面而来。

为了提高阅读质量,李股长对读书提出3点要求:一是读与思结合,从红色故事中感悟先辈奋斗之艰辛、先烈境界之崇高;二是读与写结合,读完一本名著,每人写一篇读书体会,在读书会上进行交流;三是读与讲结合,组织我们到部队演讲,带动基层干部读名著、用名著。

这次阅读活动中,我反复读了《青春之歌》,被激情感染着、被信仰激励着,感受到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我将自己的思考写成讲稿,从林道静入党时的场景讲起,逐步揭示她从“小我”到“大我”、从追求个人解放到投身民族解放、从彷徨到坚定的心路历程,在部队演讲20多场,获得战友们一致好评。

那一年,我也是营二连当排长,时任指导员樊复兴也是个“读书迷”。他不仅自己带头读书,还倡议开展“读书沙龙”活动。我清晰地记得,他当时向我推荐的是《孙子兵法》。

在指导员的带动下,我先借助工具书读懂兵书内容,再以“必胜”“速胜”“全胜”为线索领会战争制胜的秘诀,最后落脚到如何用预见性、精准度和执行力来指导国防施工,达到了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的效果。后来,我将学习体会和收获写成文章《用兵法指导国防施工》,被报纸刊发。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其精神成长史。军旅生涯中,众多“读书种子”的带动和引领,让我懂得阅读是如此美丽、如此重要,也让我从阅读中成长。后来,不管在什么岗位工作,我都甘愿做一粒“读书种子”,经常向大家推荐书籍、组织读书活动,让所在单位、岗位充盈书香。

“百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让我们一起做“读书种子”,让书香浸润心田,让更多的人在阅读中获得美妙的享受。

她守着书,就像守着家;我守着国,心里始终装着她。

国防纪事

双休日,妻子说要大扫除。豁了口的瓷碗、起球的毛衣、儿子的旧校服,还有那些用了多年的床单被罩,都被她打包捆好。她一边收拾一边念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大扫除的重点是书架。儿子已进入心仪的大学,那些陪他挑灯夜读的教辅书、试卷册,总算完成了使命。看着清空大半的书架,我打趣道:“要不摆俩古董?”

妻子没接话,转身进了卧室,从床底拖出两个皮箱。我瞬间明白了。那是她的“宝贝”,是我常年在野外测绘时,陪她熬过无数孤夜的伴。

打开皮箱,一股淡淡的纸墨香混着岁月的味道飘出来。里面全是书,码得整整齐齐。这些书,是她当年最沉的嫁妆,也是我不在家的那些年,她最爱的“家人”。

记忆拉回30多年前。那时姑娘出嫁,嫁妆多是被褥、脸盆,家境好些的能凑上“三转一响”。妻子的嫁妆

一位文学爱好者坦陈创作的苦恼:有时脑海中闪现灵感,涌起创作冲动,可拿起笔时,总想着如何精彩开头、如何巧设情节、如何笔下生花甚至如何一鸣惊人,结果写了三句删两句,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究不了了之,让珍贵的灵感胎死腹中。

初学写作者的经常面临这样的困扰:总觉得“不够完美”而迟迟不愿落笔,总担心“初稿太差”而不敢展示于人。事实表明,从想到落笔,常常需要克服惰性;从起笔到成稿,常常需要宽容瑕疵;从初稿到精品,常常需要反复雕琢。作家索南才让创作《荒原上》,前前后后十易其稿,最终获得鲁迅文学奖。不是所有稿件修改十遍就能获奖,但若没有这样千锤百炼、破茧成蝶的过程,肯定难以成就精品。海明威创作《老人与海》,每天停笔时故意不写完最后一句话,而是写半句留半句,这样第二天早上就有个现成的开头可以接着写,灵感不会断片。可见,初稿的创作需要提防“完美主义”

红色记忆

春雨绵绵,我再一次走进王良故居。檐雨滴落在天井里,仿佛轻声讲述着战将的故事。我凝视着墙上那张泛黄的老照片:王良穿着红军军装,眉目清朗,嘴角微微上扬,眼神里充满刚毅和笃定。这是王良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那年他27岁,任红四军军长。

他的生命,也定格在27岁。他的名字化作璀璨的星辰,在浩瀚星河中闪亮。

在紧邻故居的王良同志纪念馆,一块刻着“竹节松年”4个大字的牌匾,让我对王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是王良的祖母七十大寿时,当地乡贤赠送给她的贺匾。此匾不仅是对他祖母品格的颂赞,也是王良家风的写照。在家庭的影响下,王良的父亲王根澄参加了同盟会,叔父王奇岳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小平一同追寻救国真理。王良在重庆华英中学求学时,《新青年》点燃了他的革命热情;在上海持志大学,进步书刊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21岁的王良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第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王良辗转千里,在湘赣边界找到党组织,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义无反顾地跟随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竹子虚心而有节,松树挺拔而不凋。清廉,是王良律已治军的准则。在闽西苏区经济困难时期,王良把每月津贴全部捐作党费。他的公文包是粗布缝制的,行军床是门板拼凑的,身

守着书卷守着家

■朱东明

扉页上有她写的小字:“等他回来,教他查‘家’字。”

2015年搬新家,妻子把书从破了角的红木箱里取出来,轻轻拂去灰尘,一本本码上书架,嘴角的笑容就没断过。她说:“这下它们不用挤着了,就像你回来了,家里总算齐整了。”

可我忘不了了搬新家那天的“惊险”。当时想着旧家具和那箱书占地方,我打算第二天拉去废品站,就没跟着日用品一起搬。傍晚在新家收拾时,妻子转了一圈,脸色突然沉下,劈头盖脸问道:“我的书呢?”那是她嫁给我后,嗓门最大的一次问话。我赶紧坐出租车回老房子,去找那箱书。出租车司机帮我抬箱子时,禁不住问道:“啥宝贝啊,这么沉,是不是古董?”我没敢说,这里面装着一位军嫂的大半生,那些书里夹着多少个她盼我回家的夜晚。

后来儿子长大,书架渐渐被他的书占满。妻子默默去超市买了两个皮箱,把自己的书一本本包好收进去。她说:“孩子读书要紧,就像当年你在部队,国家的事要紧一样。”

如今儿子离开家,书架上有了位

置,妻子的书终于要重见天日。

看她小心翼翼地取书,指尖划过泛黄的封面,偶尔停下来翻两页,眼神里有怀念,有温柔,像在跟老朋友打招呼。我悄悄站在身后给她递书,忽然懂了:那些年我在野外风餐露宿,是这些书陪我陪着她;那些她一个人带孩子、应付琐事的日子,是这些书给了她勇气。

我随手拿起一本,翻到于谦的《观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可不是嘛,这些书早就是妻子最亲的“故人”,是比任何嫁妆都金贵的“宝贝”。就像她常说的:“书在,念想就在;你回来,家就齐了。”

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书页上,妻子正把我当年寄的明信片夹回《青春万岁》里。有意思的是,她用我当年在巴丹吉林沙漠当兵时邮回来的信封当书签,上面的邮戳一下子将我的记忆拉回风沙岁月里的军旅生涯。

这满箱的书,哪里只是她的“宝贝”,分明是我们俩的岁月。她守着书,就像守着家;我守着国,心里始终装着家。

勇敢写下“初稿”

■濮端华

留在“谋”的阶段,将蓝图绘了一遍又一遍,将困难想了一重又一重,却始终不肯迈出第一步,那么再完美的计划也只能是镜花水月。

我们需要仰望星空、心怀壮志,但不能忘记:再壮丽的诗篇,都源于初稿;再伟大的征途,都始于足下。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以行动为笔,以汗水为墨书写的初稿,最为珍贵。

初稿无价的哲学,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尚书·周官》有“審疑败谋”之训,意为犹豫不决、当断不断只会错失良机,使谋划本身失去意义。清人彭端淑在《为学》中记载的富和尚,数年欲买舟下南海而终未能成行,穷和尚仅凭一瓶一钵就往返圣地,便是“常立志”与“立常志”且付诸行动的鲜明对比。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因坚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毅然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一字之易,道出认识的根源在于实践,唯有先行,方能求得真知。这与

《荀子·修身》中所言“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异曲同工。行动,正是将理念转化为现实的唯一桥梁。

绚丽的人生画卷,大多源于并不完美的初稿。每一次创业,第一份商业计划书就是初稿;每一项科研,第一次实验数据就是初稿;每一段人生,青春岁月就是我们用生命书写的初稿。它或许笨拙,或许青涩,但定义了我们的起点,标记了我们出发的初心。成品固然值得歌颂,但初稿更应被我们铭记——因为没有初稿,便没有成品;没有出发,便没有抵达。

那么,就让我们对当下作一番自我审视:是不是正在为写不出完美的文章而苦恼?是不是正在为拿不出完美的方案而焦虑?是不是正在为迈不出完美的第一步而犹豫?如果是,那不妨用王蒙先生的一句话加以自勉:“或许明天我将衰老,今天仍是青春万岁。”同样,或许明天会有更完美的版本,但今天,请勇敢地写下你的初稿。

一块怀表

■艾晓林

上的旧衣补丁摞补丁。警卫员心疼他,要为他添置新被褥,他严肃地说:“革命还没成功,怎能贪图享受!”

1930年11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鲁涤平任总司令,张辉瓒任前线总指挥,气势汹汹,叫嚣要“3个月消灭共军”。黑云压城,形势危急。时任红十师师长王良坚决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部东渡赣江,隐于群山之中,耐心等待战机。1930年12月30日,王良率领红十师担负对龙冈西北之敌的攻击任务。他指挥部队迂回到敌侧后方,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俘获9000余人,缴获枪支9000余支,活捉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捷报传来,毛泽东激动不已,欣然挥笔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为表彰王良的卓著功绩,毛泽东、朱德决定将缴获张辉瓒的怀表和钢笔嘉奖给他。王良郑重地说:“我要带着它们,到中国革命最后胜利。”

其实,王良卓越的军事才能,早在黄洋界上便已大放光彩。

1928年8月,井冈山上雾气未消,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远赴湖南桂东作战,湘赣敌军以4个团的兵力,乘虚进犯井冈山,猛扑黄洋界。留守井冈山的红军仅有两个连,兵力悬殊,情势危急。同年23岁的连长王良奉命率红一连抢守黄洋界口。他发动军民,仅用3天时间就构筑竹钉阵、竹篱笆阵、糯米阵、滚石阵和深壕沟阵5道

防御工事。8月30日8时许,敌人向黄洋界发动猛烈进攻。当敌人爬到离前沿只有三四十米时,王良一声令下,各种火器齐放,糯米滚石飞泻,前后击退敌人3次进攻。15时许,敌人集中炮火再次进攻。关键时刻,营军械处调来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炮手发射的一发炮弹精准命中敌指挥所。敌人吓得边跑边喊:“红军主力回来了!”王良抓住战机,指挥战士猛烈反击。敌人乱了阵脚,连夜仓皇撤退。

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湘赣敌军对井冈山的第二次“会剿”,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毛泽东在回师途中听闻这一消息,提笔写下《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1932年3月,王良担任红四军军长,和政治委员罗瑞卿率部参加漳州战役。他指挥果断,身先士卒,给敌以沉重打击。同年6月,王良率部回师赣南。途经福建武平大禾坪,前锋部队被反动民团阻击。王良到前沿侦察,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牺牲前,他把怀表塞到罗瑞卿手里:“这表留给你,你替我把它带到胜利……”

在江西会昌永隆镇,毛泽东主持召开王良烈士追悼会时,高度评价道:“王良是一个好干部。”

1959年10月1日,罗瑞卿亲手将王良遗物交给党中央。如今,这块怀表静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表盘上的指针不再转动,但王良烈士的坚定信念和英勇无畏,在时间的长河中永远闪耀光芒。

军旅点滴

星光与誓言

■许伟锋

1999年冬,我踩着没膝的积雪,走进迈丹边防连。在无垠的洁白中,哨所红墙犹如一簇火焰。院中挺拔的五星杨吸引了我的目光:树干笔直,如楔入大地的钢钎;破裂的树皮呈灰褐色,每一道沟壑都填满风沙与严寒。

湖南籍老兵宋军文递过一截枯枝:“看看它的芯。”我低头,横断面一颗轮廓分明的五角星赫然在目。那是奔涌的热血凝成的图腾,一如军帽上照耀前路的帽徽。

自那时起,巡逻归来,我常在树下驻足。掌心贴合树干的粗粝,仿佛能感知到根系与千里岩脉的同频搏动。

我也种下一棵新苗。铁锹破开冻土的瞬间,宋班长的声音混着风的呼啸钻进耳朵:“这树,根扎下去,就能看见下一个百年。就像咱站在这里,边疆安宁,国家安宁。”那一刻,手中的树苗重若千钧。我埋入土里的,不只是一截根须,更是无声的诺言。

光阴在巡逻线上缓缓沉淀。五星杨的枝丫伸展成拥抱苍穹的臂膀,我也在年轻的环绕中褪去青涩,长成哨所的“老人”。离别时,我带走一截五星杨的枯枝。横断面那颗星,成了植入生命的导航。

2017年盛夏,我携妻儿重返边关。我亲手栽下的那棵,已枝繁叶茂。孩子仰起脸,眸子里映着澄澈的蓝天:“爸爸,这树是战士吗?”我捡起一截枯枝,给他看横断面。那颗五角星在高原炽烈的阳光下粲然可见,他清澈的目光中满载惊奇与赞叹。

帕米尔高原的五星杨,从来不是寻常树木。它是戍边人将誓言种进大地后,生长出的苍翠回响,是钢铁意志在恶劣环境中的绽放。

后来得知,迈丹边防连官兵用五星杨的枝条,精心制作了一座哨所模型,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览。我想,那模型枝条的每一处横断面,定然都闪烁着同样的星光,回响着那句响彻云霄的誓言:“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



燕归来(剪纸)

刘松柏作